

形婚记

毛冷瞪 著



形婚记

毛冷瞪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形婚记 / 毛冷瞪著 . — 厦门 : 鹭江出版社 , 2018.8

ISBN 978-7-5459-1470-2

I. ①形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0140 号

出版统筹: 雷 戎

策划编辑: 王天阳

责任编辑: 刘浩冰 王天阳

营销编辑: 范存榜 赵 娜

责任印制: 孙 明

封面设计: 子不语

XING HUN JI

形婚记

毛冷瞪 著

出版发行: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: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

大窝头村西

邮政编码: 065200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插 页: 2

印 张: 10.75

字 数: 203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9-1470-2

定 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。

我跟我的老公宽粉儿结婚，原因其实很简单。

不是因为双方门当户对，不是因为他家条件还不错，不是因为我爸妈逼着我结婚已经到了快要撕了我的地步，也不是因为我妈跟他妈是在广场舞场上一见如故的铁姐们儿，互相决定双方子女非对方不娶、非对方不嫁。

都不是。

我愿意跟他结婚，真的只是因为，我们俩相处得特别愉快。

第一次见面，他说：你好，我是宽粉儿。

我啧啧地说：我是橘子啊。橘子和宽粉儿一起吃，不搭吧？

他顺畅地回答说：搞对象不能追求这么完美，如果追求完美，我非要跟大麻酱、辣椒油、大蒜和香菜搞在一起，太淫乱了！

最后我决定嫁给他，是在我们认识的第三个月，他来我家帮我妈大扫除的时候。我这个人在做家务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唱

歌，而且要大声地唱，要撕心裂肺地唱。

可是当你完全不过脑子地唱歌的时候，常常只会唱那么一两句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此时身边听你号叫的人，就如同堕入艾俄洛斯的地狱，在这循环往复、无休无止的号叫声中永无宁日。

那一天，每当我唱道：“红岑（尘）呀滚滚，次次（痴痴）呀情森（深），聚散总有四（时）。”

而他一本正经地接着唱：“牛（留）一半清醒，牛（留）一半醉，自扫（至少）梦里有你嘴（追）随。”

不知道第几次笑倒在地上的那一个瞬间，我突然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。

于是我和宽粉儿就这样顺理成章地领了证，办了一场完全是给双方父母看的毫无创意的婚礼，把宽粉儿爸妈一直出租的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装修一新，过上了自由自在的二人世界的生活。

每当下班之后各自都没有约会的时候，我们俩就会穿得极尽邋遢，出门去我们最喜欢的烤鱼馆，在油乎乎的桌子上，就着呛人的炉子，吃一条麻辣至极的烤鱼，开一箱啤酒，然后你搭着我、我搭着你，一路高歌着：

“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声朋友你会懂。还

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”

在众人的唾骂声中走回家去。

我和宽粉儿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无论什么心事我都可以对他倾诉，当然他也可以对我倾诉任何心事。然而我们俩又不是天天有心事，大部分时候我们会分享每天所有的乐子。比如说宽粉儿公司有一个设计部门的同事，英文很好，宽粉儿每次跟他碰方案回家都会不停地跟我模仿他的经典名言。最有名的一句是：明天分享会的死该肘（schedule），你死没死出来啊，提夫尼！

我们俩非常喜欢一起逛街。宽粉儿的品位特别好，比我好，而且懂我。我喜欢的他总是能很随意地给我挑出来。有一天，不是我生日，也不是什么纪念日，什么都不是，我回到家，就看到地上放着一双裸粉色的小羊皮凉鞋，简直就是我正满世界在找的那一双。我激动地扑向正在沙发上啃哈密瓜的宽粉儿，问他怎么想起来给我买鞋。

他无所谓地耸耸肩说：这双鞋就写着你的名字啊！

我们俩也很爱一起看电影。他最爱看韩国那些阴气超重的惊悚片、推理片、恐怖片，而我更偏爱日本那些无厘头的青春片。可对方最爱的片子我们也打心眼里爱看。我们也很爱看老片，喜欢看港片，喜欢看动画片。互相推荐的影片，都绝无差错。无所事事的周末，我们瘫在客厅硕大的沙发床上，拉上遮光窗

帘（一旦拉起，室内黑如极夜），把我们咬牙跺脚斥巨资购买的投影仪打开来投放在墙上，电影的声音从我们结婚第三年省吃俭用买的音响里传出。我们就一边大吃我们都爱的八喜朗姆冰激凌，大啃绝味辣鸭脖，一边一部电影接一部电影地看，看到双眼肿胀，仿佛再看下去俩眼珠子就会跌落到地上的地步。

当然，作为一对很注重自我管理的夫妇，我们也常常相约一起健身塑形。

请不要脑补两个健美、漂亮、身穿进口健身服装的人，头上绑着吸汗带，在高档健身房挥汗如雨的情形。我们俩穷得很，只能在家穿着老头儿衫大跳郑多燕。宽粉儿在跳郑多燕的时候仪态特别搞笑，我完全不能看他，看他就会爆笑，一旦开始笑就会笑个没完。

总之，跟宽粉儿的相处，用无忧无虑四个字来形容，真的无法尽述。我们就这样彼此关心、彼此照顾、彼此逗笑、彼此鼓励着。我们的婚姻走到了第五年。

这一个周末，是每月一次，我们要轮流去拜访双方父母的周末。周日早晨，在我父母千篇一律“再不要孩子，你的子宫就老化了，你生的孩子要畸形”的叮咛声中逃离出来，奔他的父母家，谁知一进门，两个老人一脸凝重。

我们俩赶紧收起没心没肺的笑容，正襟危坐。

宽粉儿妈妈说：“小宽，下周你爸爸要开车回老家，去接你奶奶过来住。”

宽粉儿惊讶地说：“奶奶不是最不爱来吗？不是说没有朋友，住不惯吗？”

宽粉儿妈妈的表情十分凄苦，沉默了三分钟，说：“你奶奶确诊了肝癌，晚期。医生说还剩一年，好好休养，不用治了。”

宽粉儿的爸爸是我见过气质最好、最有男人味的男子，可我从没见过他如此苍老，仿佛脸上瞬间多出来一万条皱纹，每条皱纹里都是不可诉说的悲伤。

我赶紧看宽粉儿。

宽粉儿张大了双眼，脸色煞白。

我知道奶奶对宽粉儿的意义。宽粉儿小时候，爸爸妈妈忙事业，把出生刚三个月的他扔给奶奶，直到他十五岁才接回身边。他的奶奶就是他的母亲，就是他的父亲，就是他的故乡。

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话。

宽粉儿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过，死神要是敢动他奶奶，他就先自杀，再去把死神杀了。

这话虽然浑，可是我知道在他内心深处，从不曾有那么一瞬间，想过他的奶奶会生重病、会老、会去世。

其实一个八十岁的老人，得病去世是多么的正常。宽粉儿当然知道这很正常，他只是没做好心理准备。

他永远无法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。

第二周，宽粉儿的爸爸把他奶奶从老家接了过来。他爸爸是奶奶的独子，而他是奶奶的独孙。奶奶看起来一如去年过年

时那样慈祥温柔，她的双手总是非常非常温暖。她像每次见到我一样地握住我的手，我被她干燥的、苍老的、极其温暖的双手握紧着，真想号啕大哭一场。

连我都如此，我真不知道此时的宽粉儿心里在想什么。

无论有什么心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、毫无保留地告诉我。比如他有可能得了痔疮，比如他觉得他爸爸好像有外遇。

但是这一回，从我们得知奶奶生病到奶奶被接过来，我和宽粉儿独处的时候，他没提起过关于奶奶的任何一个字。

虽然这在我们的婚姻中从未有过，但我也能明白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多么大。

宽粉儿的爸妈说奶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。毕竟面对绝症太过沉重，我们也乐得假装无事，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奶奶的洗尘宴，席间说说笑笑，把奶奶哄得喜笑颜开。

奶奶来的第一天晚上，宽粉儿就跟奶奶住。

从他三个月，到他十五岁，每天他都是跟奶奶睡在一起的。宽粉儿说：你闻不到我奶奶怀里那股味儿，特别特别香。我一闻到，眼皮子就打架。

我一个人在家啃了包薯片，几乎彻夜难眠。第二天乌眼儿青地去上班，快下班的时候接到宽粉儿的电话，说要来接我。

“咱们俩走走。”他说。

我和宽粉儿就算不喝酒、不看电影、不逛街，只是轧马路，

也能轧得其乐无穷。可是今天的他如此沉默、如此难过。走在他身边的我，第一次如同走在我的直属领导身边一般，如坐针毡、浑身难受。

走了大约半小时之后，宽粉儿突然开口说：“咱们生个孩子好吗？”

有好几分钟，我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。我的脚保持着之前的节奏感走了好几步之后，这句话的意义才浮上了我的大脑。我先是感到一股愤怒从后脊柱慢慢浮上来，使我脑门发麻，同时拖住了我的双脚。我渐行渐慢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
宽粉儿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停下了脚步，他也站住，扭着身子看着我。

我僵硬地问他：“怎么生？”

他的脸也非常僵硬：“别人怎么生，咱们就怎么生啊！”

我居然不知道怎么接他这句话。

看着他从未有过的蛮横表情，我怒从中来，大吼道：“别人？！咱们跟别人一样吗？！”

宽粉儿望着我，眼中慢慢地弥漫起沉重的悲伤。他走回来拉住我的手。

拉着宽粉儿的手本来是我每天都会做的事。可今天，我的手心接触到他宽大的手掌心的纹路，却好比不小心碰到了一只蟑螂。我汗毛倒竖，激烈地甩开他。

宽粉儿显然也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。他的眼神更加

悲伤。

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静静地望着我说：“橘子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求过你什么事没有？”

这句话让我冷静了下来。他脸上写满了显而易见的无奈。

我说：“咱们俩生孩子，只有我能生。除了怀胎十月、可能得各种慢性病之外，生孩子我还要冒着死掉的风险。生完孩子还得喂奶，我的身材彻底完蛋。这一切只是生理上对我的损害。其他的呢？我要付出的其他的呢？”

宽粉儿低下眼帘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我对不起你，橘子。”

我看着他眼眶通红的样子，心又软了一分。他来抓我的手，我没有推开他。

我问他：“你怎么跟细粉儿说这事儿？”

他说：“我如果能说服你，当然也能说服他。”

我又问：“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可以，你呢？你可以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为了我奶奶，要我死都可以。”

话音刚落，豆大的泪珠从他眼中奔流下来。

我毕竟是心疼他的。如果是我走到了这么绝望的境遇，宽粉儿一定不会对我疾言厉色，一定不会只想他自己，他一定会牺牲自己来帮我。

于是我用力握住了他的手。

宽粉儿可能是看我心动了，就心平气和地继续对我说：

“橘子你想想，咱们当时为什么要结婚？退一万步说，不就

是为了堵住爸妈的嘴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堵住了吗？”

我无话可说。

当然了，要想伪装成正常人，光结婚是不够的。只是在今天下午之前，还有宽粉儿跟我一起嘻嘻哈哈地顶住催生小孩的压力。

我们商量过要骗父母说我们俩不孕不育。但是一合计，我妈认识人民医院的院长，给我安排做一个全面检查自然是没有难度。他妈更神，认识一个药到病除的老中医。

于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俩唯有嬉皮笑脸地顶住催生的压力，如今终于顶了五年了。

而宽粉儿，终于被奶奶的病情击倒，缴械投降了。

“下班有事吗？”

我发微信问程贯中。

下午我有好几个会要开，忙到脚打后脑勺，碰完一个案子，又碰另一个案子，可我的心思全然不在这里。每当有人问我“你有什么想法吗”，我都从满脑子迷思中抽回思绪，假装自己一直在跟着主题走的样子，回答一些类似于“我觉得现在提创意还太早，最好先确定能不能落地”之类的假大空的话。大家看着我，显然我这句假大空的话跟刚才的议题全无关系。

我一直在等程贯中回复我的微信。等啊等啊，等了一下午，我什么都没有等到。

我想下班之后跟他见个面，吃个饭。这种需要如此强烈，导致收不到他回复的我，柔肠百转、心思活络，什么都做不下去。然而其实即便他回复我，我们也未必能见到面。距离下班时间还有十分钟，我手上还排着三个会要开。

这一天加班到十点半，我把因为开会耽误的案子做完，才启程回家。下楼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程贯中。等待音响了很久，就在我以为马上就要断掉的时候，他才接起电话：

“怎么了？”他的声音透着不耐烦。

“……”我瞬间底气不足，慌乱之中问道，“你在干吗？”

“你在干吗”这四个字，除非两个人正暧昧焦灼、彼此等着对方的音讯良久，终于鼓起勇气联系上了，却娇羞极了又不知说什么才好，这个时候说起来才行。但凡不是这个情境，多多少少都有点烦人。而正焦躁忙碌的时候，听到对方这四个字，很容易怒火中烧。

程贯中显然是怒火中烧了起来。我听到他深呼吸的声音，根本没有回我，只是在电话另一端沉默。

程贯中是一个永远没耐心的人。他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：有事儿说事儿。

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也渐渐习惯了他的套路，很少说出会惹他讨厌的话来了。

可是今天毕竟不同。我手足无措，想见他，却又真的不知道到底想跟他说什么，怎么说才好。而这么大的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无法在电话里开口。

然而，他此刻的不耐烦，他一下午都没回我的微信，全部都指向一个事实：他很忙，忙得不可能见我。

我只能尽可能冷静地说：“我没事，就是想你了，你一定要

记得吃饭。”

电话那头的程贯中继续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温和地说：“好，你也是。”

然后就利落地挂掉了电话。

他没有问我这个点打电话，是不是刚下班，也没有问我吃没吃饭。他什么都没问，一如往常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总是这么忙。

四下无人，同事们都下班回家了。我把高跟鞋装进袋子提着，穿上一双软软的平底鞋，关机走人。

走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，我悲从中来。说不清是要生孩子的事打击到了我，还是程贯中对我的冷漠无情打击到了我或者只是荷尔蒙失调之类的。望着初秋的树叶在路灯下摇晃的样子，我哭了。

走到公交车站，泪眼迷蒙，我抬头一看，看到宽粉儿站在那儿等我。

我每天都会告诉宽粉儿我的行程：我要不要加班，要不要在公司吃饭，要不要跟别人吃饭，大约几点回家。

如果是加班的夜晚，宽粉儿又没有别的邀约，他就常常会来接我。不会提前告诉我，就坐在车站，看一本好看的书，等我半小时、一小时，直到我出现。两个人高高兴兴，谈笑风生，坐公交车回家去。

每当看到宽粉儿坐在那儿，无论加班多么辛苦，无论多么

饥肠辘辘，我都会立马感到一阵放松和愉快。

可是今天，看到宽粉儿，却有一股比刚才的委屈强烈好几倍的委屈向我的心头涌来。我咧着嘴大哭了起来。他来拉我，我却觉得生气，使劲打了他几下。直到宽粉儿坚定的声音穿透我的委屈和愤怒，直戳我的内心深处，我才蓦然平静：

“橘子，咱们去吃米粉儿。”

我们公司附近的米粉店，售卖的一种水煮鱼米粉，是我的最爱。啾啾作响的雪白鱼片上撒着大面积的鲜红辣椒粉、黑色花椒粉和褐色孜然粉，只要想一想就充满了食欲。宽粉儿最喜欢吃的是香辣牛肉米粉，一大碗红辣米粉上面有厚厚的辣椒油。牛肉片香嫩极了，入口即化。每次我都会把我的鱼片夹一片给他，再夹一片他的牛肉过来。这两种米粉都要搭配康师傅冰红茶来吃，否则一定会被辣哭。

但是今天我们俩死气沉沉地坐在店里，就连米粉上了桌，都提不起兴致大吃大喝。

索然无味地吃了一会儿，我突然在电光石火间抬起了头：

“你今天为什么来接我？！”

宽粉儿面对我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，居然连回答都没有回答。好歹骂我一句“神经病”，说一声“天天接你还用问为什么”。他心虚地埋头吃他的米粉，而我则莫名其妙地心跳加速起来。

宽粉儿吞下刚吸进去的一坨米粉，大喉结在他的脖子上上下下翻飞了一会儿之后，他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一个纸袋子。

我接过纸袋子打开一看，里面豁然躺着一个粉红色的盒子。

粉红色，多么恶俗的颜色，多么可怕的颜色。

盒子上写着：早孕套装。

我的后脑勺轰轰烈烈地麻了，一路麻到尾巴骨。

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只好无言以对地放下了手中的纸袋子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袋子好烫。

我和宽粉儿尽情地玩弄着各自碗里的米粉，一言不发。我们的脸都红了，这种脸红根本不是害臊，至少不只是害臊。至少对我而言，还有失望、尴尬和愤怒。

直到米粉玩得实在不能再玩了，他才僵硬地说：走吧。

我和宽粉儿直接走回了家。三小时的路程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，但最终，还是把生孩子这件事正式提上了日程。

宽粉儿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就算我奶奶情况好、病情稳定，也只有一年的时间。咱们得抓紧时间了，不然我奶奶她看不到重孙子了。”

我说：“怀孕不是想怀就能怀的，如果半年都怀不上怎么办？”

宽粉儿说：“那就是我的命，至少为了奶奶我努力过了。”

我又问他：“无论如何，咱们的家庭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。这个孩子，他凭什么要生在这么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里？生了他，又不能给他足够好的人生，你不觉得是一种罪孽吗？”

宽粉儿问我：“你觉得你爸妈给了你足够好的人生吗？”

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。